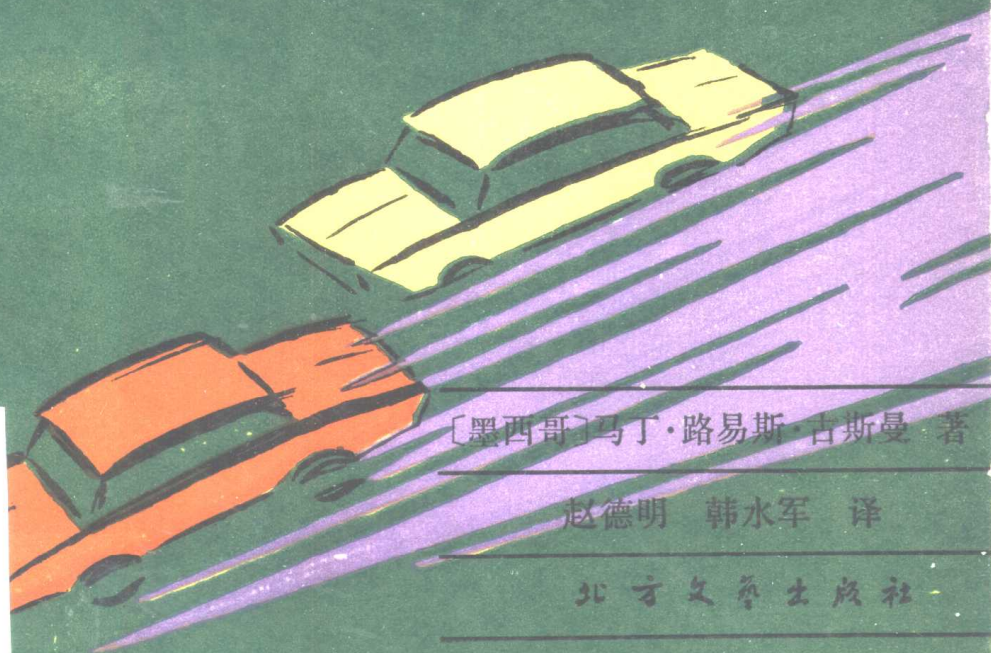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元首的阴影



[墨西哥] 马丁·路易斯·古斯曼 著

赵德明 韩水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元首的阴影

〔墨西哥〕马丁·路易斯·古斯曼 著

赵德明 韩水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设计：姜 录

元 首 的 阴 影

Yuanshou de Yinying

[墨西哥] 马丁·路易斯·古斯曼著 赵德明 韩水军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 14/16·插页2·字数135,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0

统一书号：10360·8

定价：0.80元

人 物 表

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原为国防部长，

辞职后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罗莎丽奥——阿吉雷的女友。

阿斯卡纳——众议员，阿吉雷的挚友。

奥利维耶尔——激进进步党领袖。

塔拉瓦纳——阿吉雷的心腹。

雷耶斯——普埃布拉军区作战部长，后升
为司令。

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内政部长，总统
候选人，阿吉雷的政敌。

莫拉——妓女。

阿古斯丁·多明盖斯——哈利斯科州州
长，奥利维耶尔的亲信。

埃杜阿尔多·科雷亚——墨西哥城市长，
奥利维耶尔的亲信。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墨西哥州州长，
大农场主。

莱伊瓦将军——墨西哥城联邦区军事长官
兼城防司令，基梅内斯的支持者。

曼努埃拉·塞古拉少校——莱伊瓦将军的
侄子和心腹。

卡尼索——阿吉雷派的众议员。

胡利安·埃利松多——墨西哥州军区司令
长官，表面上支持阿吉雷。

内 容 提 要

年轻的国防部长阿吉雷原定为总统的候选人，后失宠，不得不辞职。他与同伙密谋政变，不料政敌们先动了手，阿吉雷携亲信仓惶出逃，妄图得到军队的庇护。在关键时刻，这伙人被出卖了，全都上了断头台。

本书为墨西哥著名小说家古斯曼的代表作，1980年被评为最佳现代小说，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权力与青春.....	1
一	罗莎丽奥.....	1
二	阿胡斯科山的魔力.....	8
三	三个朋友.....	15
四	林中盛宴.....	22
五	党的引路人.....	29
第二章	阿吉雷与基梅内斯.....	37
一	一次政治声明.....	37
二	一位总统候选人.....	43
三	角逐者.....	51
第三章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	59
一	交易.....	59
二	代表大会.....	66
三	游行.....	76
四	祝酒.....	83
第四章	不法行为.....	93
一	回力球馆门前的不速之客.....	93
二	荒野之路.....	101
三	“May-be”公司的支票.....	108
四	部长的末日.....	115

五	萨尔蒂瓦尔	122
六	辞职的结果	132
第五章	波罗塔西奥·莱伊瓦	138
一	密谋	138
二	追捕奥利维耶尔众议员	147
三	卡尼索之死	153
四	议会里的战斗	160
第六章	胡利安·埃利松多	168
一	叛乱的先兆	168
二	总统候选人与将军	175
三	托卢卡计划	182
四	《大日报》	189
五	曼努埃尔·塞古拉	197
六	黄昏时升天	203
七	一副耳环	211

第一章 权力与青春

一 罗莎丽奥

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的凯迪拉克牌轿车穿过查布尔特佩克公园大街的电车道，在离起义者电车站不远的地方一转弯，便缓缓地靠着人行道停了下来。

司机的助手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迅速打开车门。这时，车窗的玻璃上映照出了这座城市午后的一角风光：房屋的轮廓，街道两旁的树丛，湛蓝的天空中时时飞过大团的白云……

车门打开了，轿车内国防部长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和他的密友阿斯卡纳众议员继续在慷慨激昂地——墨西哥少壮派政治家的特点——交谈着。阿吉雷说话时总要带上一丝冷漠的腔调，这在墨西哥便是地位显赫的标志。平时，如果不是发号施令，他那不容忽视的权威性便集中表现在说话的口气里。阿斯卡纳众议员则相反，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善于归纳，总要打着强调的手势，既要使对方折服，又要压倒对方，更要剥夺对方的主角地位，以显现自己主见的高明。阿吉雷是军人政治家，阿斯卡纳则是文人政治家。遇到公众闹事的关键时刻，前者总是采取行动，后者则认为

应该加以疏导，或至少做解释工作。

这时，一阵阵飞驰而过的电车轰鸣声传入轿车内。这一对朋友于是不得不提高嗓门，结果更加显露出二人个性上的差异。阿吉雷脸上露出倦意和不耐烦的神情；阿斯卡纳则显示出少见的口才与兴致勃勃的劲头，而且深思熟虑、态度冷静。

最后，二人把谈话归结为这样一些简短的决定。

阿吉雷说：

“那么咱们说定了：你要说服奥利维耶尔，我不能当总统候选人。”

“那当然。”

“还要说服他和其他的人，应该支持基梅内斯做候选人，因为那是元首指定的……”

“好吧。”

阿斯卡纳这时伸出手去，阿吉雷却继续说道：

“你还用刚才给我讲过的那些理由去说服他们？”

“是的。”

这时二人的手才握在一起。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么晚上见。”

“晚上见。”

接着阿斯卡纳动作灵敏地跳到了车外。

阿斯卡纳修长的身材沐浴在下午金色的阳光里，使他显得格外漂亮。他的身影，一侧在阳光照耀下，另一侧则巧妙地倒映在闪亮的车身上。他那白皙的面庞，在深蓝色衣服的

衬托下，更显得漂亮；他那碧色的眼睛仿佛是阳光漏过树叶的结果。从他那礼帽微倾右眉的神态中，会使人想到早年间他定有过军人生涯，或者出身于行伍世家；不过，从他那手枪斜挎在臀部的架势上，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是个老百姓。

他转身面向轿车，向后倒退一步，让司机助手关上车门。可是他随后又走上前，重新拉开车门，把脑袋探进车内，说道：

“我再次提醒你记住我今天上午的忠告。”

“今天上午的忠告？”

“得了，别装模作样了。”

“啊，想起来了！罗莎丽奥的事。”

“对，罗莎丽奥的事。这事叫我感到遗憾。”

“感到遗憾？为什么？你好象是个孩子。”

“因为她毫无自卫能力，我担心你别把她领进泥坑里。”

“好家伙，我怎么会把她领进泥坑！”

“按道理说，你不会。可是，难堪的事说不定也会发生。”

沉思片刻后，阿吉雷马上说道：

“好吧，我向你保证，从我这方面说，决不去干你所担心的那种事。假如那种事自己找上门来，我会立刻洗手不干的。”

“那种事不会自己找上门的。”

“好极了。那你相信我的保证就行了。”

“我不相信。”

“你相信好啦，伙计。这种事，我是真心保证的。”

“真心保证？何以见得？”

“用我的人格担保。”

“人格”这个词使这对朋友沉默了片刻，二人十分专注地紧盯着对方。阿吉雷深邃的瞳孔里这时又闪过刚才说话时那种倦意；阿斯卡纳的目光则从犀利很快变成探询。

结果首先打破沉默的还是这位众议员。

“好极了，果真如此，我也就满意了。”他微微一笑说道，“不过，咱们直接了当地说吧，‘人格’在政治家中间可是做保证时的贬词。”

阿吉雷本想反驳，但是没有来得及。因为阿斯卡纳已从微笑发展成哈哈大笑，并且突然把车门一关，便向街对面出租的一排福特牌汽车扬长而去。

凯迪拉克牌汽车这时也启动了，它一直开到维拉克鲁斯大街的交叉路口，然后拐弯，全速向伊波德罗莫大街驶去。

随着车速的逐渐加快，阿吉雷对阿斯卡纳刚才望着他的那种眼神想得越来越多。他想起阿斯卡纳最后那些话以及那副笑容。接着，他不知不觉地由此联想到罗莎丽奥的笑脸。或者确切地说，两件事的联想交叉在一起了，其原因也无法说清楚。阿吉雷觉得脑海里这两件事搅成一团了，便任凭它们翻腾，因此渐渐陷入种种胡思乱想之中。

与此同时，罗莎丽奥正站在起义者大道的高大树荫下，等候着与阿吉雷相会。一个多月来，她已习以为常，总要用午睡时间做这件事。她在树下来回踱步，阳光一面追着她的身影，一面把她溶进周围的景色之中，一面与她做着时明时暗的光线游戏。比如，当她踏进阳光直射的地面时，全身便抹上了她那小红阳伞折射出来的暗红色；而当她跨进树荫

下时，浑身上下便披上了金黄色，以及阳光从叶缝中漏下的小亮点。金银器般的光片首先投射在她那把火红的阳伞上，随即滑落到她那身淡绿的衣服上，最后这些光片成了火红色，它们颤动着，倾泄在她走过的地面上。与此同时，总有些小光点间或落到她的肩头，然后按照她迈步的节拍依次溜到她那光洁的裸臂上。还有些光点在她抬脚的一瞬间便落在她的踝骨上，于是那突起部分的皮肤上便照射出又一些亮点。此外还有些光点在罗莎丽奥回头时便紧张地纠缠在她那头乌黑的卷发上。

正当罗莎丽奥转身看见正在开来的阿吉雷的轿车时，有个耀眼的光斑照在她的额头上。她那把阳伞上也洒满了同样大小的光斑，这样便为她那美丽的容颜做了衬景，看上去仿佛是壁龛里的圣母像。光辉灿烂的阳光在她身上涂了一层玫瑰色与金黄色，使她那鸭蛋形的脸庞更加姣美了，使她那睫毛下的阴影更显得浓密，使她的眉毛更长更弯，使她的樱唇更加嫣红，使她的皮肤更显得细腻光洁。

阿吉雷从老远的地方就看见了罗莎丽奥。亭亭玉立的姑娘，容颜娇美，光彩照人。随着轿车的驶近，阿吉雷感到浑身充满了活力，一阵难以抑制的冲动使他神魂飘荡。这冲动立刻传到他身下的凯迪亚克牌轿车上，并且很快表现在刹车过程中的激烈晃动上。因为熟悉主人脾气的司机，不到指定地点是不会减速的，为的是让汽车停车时可以象赛马的骑手到达终点那样猛然勒住雄壮、健美的高头大马。只见车身突然一抖，车轴向上一弹，车轮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马路上立刻划出两道深深的、带有胶皮气味的黑辙印。

年轻、热情的阿吉雷满面春风地推开了车门。他那副姿态并非要下车，而是邀请外面的人进来。

“是您上车还是我下车？”他问。

罗莎丽奥扬起头准备回答，她把脸微微贴在伞柄上，那副神态显然带有讽刺意味。这时那前额上的光斑便移到了胸前。

“当然是您下来了。什么时候您才能不再问这句话？”

“等到您同意上车的时候我就不说了。”

阿吉雷于是把腿伸到踏板上。

“哦，是吗？恐怕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

阿吉雷跳到地上，把手伸给罗莎丽奥。她优美地扭动了一下腰身，握住了他的手。这个动作十分娇媚和动人，她一向喜欢这样握手：头部和上半身微微后仰，腕部下垂，右肩耸起；这样一来手臂伸出时便可露出肘上的肉窝。

阿吉雷这时一面略显粗鲁地用力握紧她的手指，一面一字一板地问道：

“您说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

他手上的粗鲁劲溶化在这充满柔情蜜意的嗓音里。阿吉雷凭着经验很知道这粗鲁与柔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果。

“永远不会有！”她同样一字一板地回答道，同时眼皮不眨地抵挡着阿吉雷面对面的凝视。

但是，这场无声的较量很快就结束了，同往常一样，阿吉雷一遇到罗莎丽奥的目光便赶忙避开，免得头晕目眩。这位情场老手知道，男女双方都是为了赢得胜利方才交手；如果不能较量，可在撤退中取胜。至于同罗莎丽奥交手，则无

论哪种后撤，都是通向胜利的坦途。罗莎丽奥今年刚满二十岁，身材优美和谐，腿部修长，面容姣美，加上动作轻盈，更增添了她的妩媚。她那对大眼睛黑中透亮；头发乌黑，樱唇似画，令人心荡意摇；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活泼灵巧的。无论青年人还是壮年人，只要看见她的美貌，都会象海上掀起风暴（阿吉雷就是这样感觉的）那样突然感到种种冲动和欲望在心中翻腾。当她开口说话时，从她的用词中可以发现，虽则平庸、胆怯，却也头脑机敏，给人以美感；虽则带些野性，却有着一颗质朴的心。这些都为她的身材和服饰增添了光彩。当她启齿微笑时，秀美的笑容完全表现出她那颗美好的心灵。

“那么好吧。”阿吉雷表示同意，“永远不会有，到此为止，咱们只好在林荫道上散散步啦。”

罗莎丽奥这时已将阳伞收起，开始向瓦耶侨民区走去，似乎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

“在林荫道上散步……您还觉得不够吗？”

阿吉雷并没有立即回答。在罗莎丽奥光裸的臂肘下，阳伞的红布紧贴着她那更显白嫩、光洁的皮肤，这情景使年轻的部长十分着迷，很想同伞布分享那接触皮肤带来的快感。因此他尽量挨近罗莎丽奥，似乎那是他回答问话的必要行动，接着他开口了。但是，他的话并非心头所想，如同他心头所想的并非真实的感受一样。

他俩就这样边走边谈了很长时间。

走在罗莎丽奥身旁，阿吉雷无论是举止还是风度都毫不

逊色。他并非美男子，却有一副健美和谐的修长身材；有着十足的男子气概；他谈吐从容，从而轻易地弥补了学识上的不足。他那发达的肌肉和矫健的步伐使人想到他那便服里面一定有着令人赞叹的曲线美。当他穿上剪裁得过于紧身的军装时，那曲线美便可显露出来。甚至在他的脸庞上（天生有些缺陷），也有某种威力，使得整个面容不仅变得讨人喜欢，而且很有些魅力。是那从两鬓到下颏的柔和线条产生的威力？是宽阔的前额和笔直的鼻梁加上两道浓眉的巧妙构图吗？是那嘴角下弯显得神气傲慢的多肉嘴唇？马黛茶样的肤色和胡须刮净后的青痕似乎补救了皮肤的缺点；同样他举目远望时的表情则减轻了他初患近视的毛病。

他俩就这样边走边谈着，罗莎丽奥比阿吉雷矮得多，她不仅看不到他的面部，甚至连他的肩膀、胳膊、前胸和腰部也不想看。就是说，她也许是在无意中感受到主要发源于阿吉雷身上的那股潇洒的风度。罗莎丽奥有时在说话时，或者听他说话时联想起她的朋友阿吉雷那双男性的腿是怎样在长裤中调皮地活动着。阿吉雷那双腿一定十分强健有力。

二 阿胡斯科山的魔力

他和她漫不经心地走完了从瓦耶侨民区的最后几幢房屋直至一片通向彼达德河边平地的路程。与此同时，那辆凯迪拉克牌轿车兜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在附近一条街道上停下来等候他们。

这时阿吉雷已经挽住了罗莎丽奥的手臂。天上的云朵不